风雪中并肩

■白华锋

相爱相守

“护士长、护士长，紧急情况，收治一名疑似高原脑水肿的边防战士。”夜里11点，三十里营房医疗站休息室床边的对讲机里传来一阵急促的声音。“收到，马上到。”刚刚结束查房，拖着疲惫的身体躺到床上的护士长杨莹，又急匆匆披上衣服冲进急救室。看到躺在病床上的战士意识模糊、嘴唇发紫、浑身发抖，她快速接上吸氧设备，熟练配药注射输液，跟进监测心率血压，一边柔声安抚紧张的战士，一边精准执行每项护理操作。

此时的喀喇昆仑，寒风呼啸、冰冷透骨，窗外的狂风夹杂着石砾打在玻璃上啪啪作响。高寒缺氧同样影响着杨莹的身体状况，胸闷头晕一阵阵袭来，她的嘴唇乌紫干裂。杨莹抿了抿嘴唇，微微仰头，调整片刻后又俯身紧盯监护数据，寸步不离守护在病床旁。整整半宿，她凭着过硬的专业技术和极致的耐心，一点点稳定战士的病情和体征。这已是两天来杨莹第三次执行紧急抢救任务。

三十里营房医疗站，地处海拔3700米的喀喇昆仑腹地，被誉为“生命禁区的健康守护神”，曾被中央军委授予“喀喇昆仑模范医疗站”荣誉称号。医疗站隶属于陆军第950医院，每年有大批医护人员轮换值守。此前已多次进驻医疗站的杨莹，去年再度随专项保障任务分队登上喀喇昆仑。高原上神圣而艰苦的岗位，正是杨莹坚守的战位。作为医疗站护士长，杨莹的日子被急救、查房、护理、保健等保障任务填得满满当当。这里没有分明的四季，只有终年严寒和无尽风雪。她以一袭白衣为甲，在雪域高原上撑起坚实的平安之伞，守护着一批又一批戍边官兵的生命健康。



沈宇铭绘

远赴医疗站，杨莹的心里不是没有牵挂。家中孩子只有2岁，正是最黏父母的年纪，可身为军人的她，放不下肩上的责任。她早早和婆婆商量好，将孩子托付给婆婆照料，并详细交代孩子饮食习惯、家中常备药存放位置等细节。出发前夜，她抱着孩子坐在床上，轻轻拍着哄睡，舍不得放手。她心里清楚，任务周期长，山上手机信号不稳定，接下来恐怕无法随时和家里联系。

与此同时，同为军人的丈夫也随队赴喀喇昆仑高原边防执行专项任务。两人在同一座高原，相隔百余里，却难得见上一面。白天，他们各自奔赴岗位，全力以赴履职。夜深人静，结束一天的工作后，一通断断续续的视频通话就是夫妻俩简单的团圆。

一次，杨莹忙完抢救工作，和丈夫连上视频。看着镜头里被风吹日晒，皮肤黝黑粗糙的丈夫，她笑着调侃：“你现在是妥妥的高原糙汉子了，黑得发亮，我都快认不出来了。估计等下山回家，娃儿看见你都不敢认爸爸。”丈夫看着眼底带着倦容、却依旧温柔的妻子，心疼地说：“黑一点显得结实，我皮糙肉厚，习惯了。倒是你，天天熬夜，眼里全是血丝，都有熊猫眼了。别总硬撑，累了就歇会儿，我们的护士长可不能累垮了。”杨莹轻轻笑了：“我没事，早就习惯这里了。况且我这里海拔比你那边低，保障条件也好。你那里海拔更高、条件更艰苦，你要多注意身体，有什么不舒服第一时间联系我……”说着，杨莹的声音有些哽咽。“没事的，有你们在后方兜底，我们在一线心里很踏实。再坚持坚持，我们一起加油，等任务结束我们一起平平安安下山回家。”丈夫接过话头安慰道。

安静的夜，彼此的呼吸在视频两端清晰可闻。圆月孤独地挂在半空中，夫妻俩专心地看着对方，沉默许久。“护士长、护士长，有一名地方施工人员从高处坠落受伤，刚送到急救室。”“收到，马上到！”杨莹高声答应着，转头对丈夫说，“又来病号了，不聊了，你多保重身体。”“收到，一切按夫人指示办。你也一样，多保重。”丈夫说完，两人便匆匆挂断电话。

在荒寒孤寂的喀喇昆仑，他们彼此慰藉、相互鼓励。圆满完成使命后，夫妻俩卸下满身风雪，赶回日夜牵挂的家。坐在车里，看着熟悉的高原渐渐消失在车后，杨莹的心里既激动又忐忑。她终于要见到自己朝思暮想的孩子了。离家一年，孩子还能不能认出自己？她在车上反复摩挲临走前和孩子的合影，心里默念着：宝贝，妈妈就要回来了。

打开家门，奶奶牵着孩子站在门口。杨莹蹲下身笑着伸手想抱抱孩子。孩子愣了愣，下意识往后缩。丈夫走上前说：“宝贝，这是妈妈，我是爸爸。”孩子却紧紧抓住奶奶的衣角，躲在奶奶身后，只探出半个脑袋，不肯靠近。那一刻，一阵酸涩涌上杨莹的心头。她默默告诉自己，不能着急，孩子还小，需要时间重新熟悉爸爸妈妈。

之后的几天，每天晚上睡觉前，杨莹都会坐在孩子床边，温柔地给他讲故事，还拿出在高原拍的照片，给他讲高原的雪山、巡诊的经历。孩子慢慢听懂了，不再躲闪，伸出小手摸摸妈妈晒黑的脸，轻轻叫了一声“妈妈”。顿时，杨莹紧紧抱住孩子，眼泪忍不住流了出来。

与丈夫同为军人，杨莹最懂：家国从来两难全。所谓岁月静好，不过是有人甘愿奔赴风雪。她是喀喇昆仑温柔坚韧的白衣战士，以柔肩担使命，以仁心护兵心；她是边防一线忠诚坚毅的戍边卫士，以热血守疆土，以青春护国安。他们是平凡的父母，更是美丽的高原格桑花。

灯火温情

女儿的信

■杨则生

那是一个美好的早晨，我和妻子站在酒店走廊边，望着不远处的大海，回想前一天女儿的婚礼。窗外海风轻拂，霞光铺展，海面波光粼粼，如披着一层绯红纱幔，仿佛天地都在为女儿的喜事庆贺。我心中顿时涌起无限感慨——20余载光阴，那个曾经蹒跚学步的小丫头，终于从我的掌心飞向自己的天空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港湾。

忽然，一位身着酒店工作服的大堂经理朝我们走来，轻声说道：“您好，您女儿托我把这封信交给您二位。”

打开精美的信封，里面是两页信笺，字体娟秀，笔画温润。我和妻子默默读起来。信的开头写道：“亲爱的爸爸妈妈，昨天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天，有你们在我身旁一同见证，是我最大的满足和幸福……过往岁月里，你们始终如一地用你们的方式爱着我、陪伴照顾我。在你们的能力范围内，给了我最好的成长环境和快乐无忧的童年。我想，正是这些，才塑造了今天的我……”

看着在纸上流淌的文字，我的思绪如海浪般翻涌。

当年，我所在部队驻守在长江口佘山岛。岛上淡水、书信报刊和生活物资都需要从上海吴淞运送。如果遇到风高浪急，船艇靠不上岸，就要延误许多时日。因此，战士们洗脸刷牙都格外节约用水，用过的水也舍不得倒掉，一点点存进铁桶里，用来浇灌岛上那些大家自种的菜蔬。

驻守海岛，站岗训练之暇，我便会坐在坑道旁，给钢笔吸足墨水，摊开信纸，将军营生活的点滴与心中所思所感落于纸上。写完小心封好，送交文书，盖上红色三角戳，等艇离岛后便能寄出。那一封封家书不仅是我与远方亲友的对话，也让我在紧张的军营生活里安放一缕牵挂。彼时大家最盼望家乡来信，但凡有战友收到家书，众人都欢欣雀跃。

后来我回到家乡，到县人武部工作。随着手机渐渐普及，网络愈发便捷，消息瞬间可达，我再不曾拿起纸笔，在淡淡墨香里续写鸿雁传书的温情。

女儿顺利录取到市里读高中，再到北京上大学，又出国留学，带着比我们更加广阔的见闻，一路颠簸回到熟悉的土地，走上职场。她虽然经常给我们打电话、发信息，却也从没写过家书。

读着女儿转来的书信，一字一句，都是女儿的深情。她在信纸上写道：“现在，我已经长大，有了理想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，也有能力照顾好自己，才更懂得‘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’的分量。今天，我将带上你们给予我的祝福和力量踏上新的人生旅程，去爱那个真诚善良的小伙子。感谢你们的言传身教，我们也会不断学习如何经营好一个家庭，相信他会与我共同面对未来的风雨。最后，希望你们平安健康，开心快乐。你们的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心愿。——爱你们的女儿。”

世间至深感动，向来静水流深。读着女儿信中饱含真情的话语，我虽想控制，泪水仍不自觉地在眼眶里打转。不知何时，女儿已来到我们身后，悄无声息地从背后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我转身，顺手抹掉脸上的泪痕，心中早已被这柔软的亲情填满——对我们来说，女儿最好的成长，便是她羽翼渐丰、奔赴幸福；我们最深的慰藉，便是女儿走过广阔世界，依旧眷恋归途。

曾经那个不爱喝牛奶、张口要饮料的小丫头，如今已能穿越风雨，追寻远方的星辰大海。我们不过是在学习如何得体地退出孩子的生活，又在孩子需要时，成为他们坚实的底气。只要灯火可亲，无论孩子走多远，我们的心始终同频共振，在岁月的长河里，温柔相依。这一封家书、一个拥抱，是我生命里永恒的温情。

家庭秀



跑道的终点
刚好是你
我跑完最后一步
满身满头汗
你站在人群里
手里攥着小红旗
脸上笑成一朵花
平日隔着屏幕的笑颜
如今终于在我眼前
“累不累？”
“不累。”
有你等在这头
便不觉路途漫长

定格 日前，东部战区空军某场站组织环场区跑步活动。图为二级上士傅元顺获得奖品后，与爱人分享喜悦。

图文：李奇勋

岁月有情

父亲的荣耀

■周学艺

2013年8月，我的军考成绩出来了，我终于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军校，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。

得知消息，父亲喜出望外。电话那头，他沉默良久，末了说道：“不容易，继续努力。”我知道，这几个字里藏着他压了3年的期盼。我想，父亲那晚定是和我一样激动难眠。

2009年6月，我高考落榜。外出打工一年后，我选择了参军，进入原福建省公安消防总队漳州市消防支队。忘不了那个冬天，大雪纷飞中，已有些许白发的父亲向我不停地挥手。我的内心五味杂陈，强忍着不让泪水流下。父亲是多么不舍，更多的是无可奈何。他舍不得让我去参军，怕我吃苦；他自责未能让我有机会再去复读考大学。

家里条件差，我的学费就像是一座大山，时常压得父亲喘不过气。高中三年，父亲经常放下面子跟亲戚朋友借钱，这家不行，走下一家，就这样辗转奔波，东拼西凑，勉强维持到我高中毕业。知道我参军的决定后，他只是说：“去部队锻炼一下也好，交给国家我放心。”

之后，我带着对部队的向往，带着家人的期望，更是带着自己的梦想，投入火热的军营。我和战友们一起乘坐绿皮火车，跨越千里来到八闽大地。

2011年至2013年，3年的备考时光至今仍历历在目，成了我军旅生涯中一段重要旅程。我白天要参加训练，晚上才能挤出时间进行文化理论学习。虽然艰辛，但充实。每次我与父亲通电话，他都会说：“不要有压力，自己尽力就行。”

那时父亲已近花甲之年，身体大不如前。他的一双脚常年开裂，经常发痒，有时还会出血，走路都有些跛，但他每天依旧早出晚归地干农活。夏天太热时，他就在晚上戴着头灯劳作。我好几次在电话里劝他，天气太热就不要出去干活了，忙不过来就不要种那么多地。父亲不肯，说地空在那里浪费了可惜，必须多种点，他心里才踏实。

成绩出来后，我休了几天假回家，想帮年迈的父亲干点活。这是我参军后第一次探亲，心里说不出的舒畅。临行前，我打电话告知了父亲，他一再叮嘱我路上注意安全。

坐在返乡的车上，我远远地看到家人都在门口等候，迎接我的归来。父亲的话不多，脸上洋溢着笑，但眼里布满血丝。那段时间，父亲带我走访了一些亲戚朋友。交谈之中，大家对我在部队的生活非常好奇，不断询问部队管理是不是很严格，训练会不会很苦等问题，尤其想知道我有没有灭过火，有没有救过人。还有很多邻居家的小孩跑来看我。我耐心地跟他们分享我在部队的生活，向他们讲述我参加的灭火战斗、救人经历……他们听得很认真，都向我投来钦佩的目光。

一次聊天中，父亲告诉我，每年的八一建军节，村里都会派人来慰问，送来慰问信和慰问品。说着，他指了指墙上贴着的慰问信，说：“你看那就是。”有人来家里串门，看到墙上的慰问信，往往会问：“你家还有人在部队呀？”父亲就会骄傲地说：“我小儿子在部队。”我想，这样的话父亲一定说了很多遍，每次说的时候，父亲肯定很自豪，同时也带着几分想念。

我在家待了几天，就回到了部队。8月底，我告别了军营，踏上了去军校的路。毕业后，我分配回了原单位。不久，我就迎来了让我印象深刻的任务。

到达事故现场后，我发现由于两辆货车发生追尾，其中一台中型货车主副驾驶室严重变形，两名被困人员双腿被死死卡住、无法动弹。当时围观群众很多，现场一片嘈杂混乱。

我立即爬上驾驶室，对被困人员进行安抚，与战友配合用顶杆、液压剪等工具扩张驾驶室、打开车门，逐一将被困人员救出并转交给120处置。

当时空气中充斥着血腥味，我的抢险服上沾满鲜血，汗水浸透全身，但成功救出两名被困人员让我感到无比光荣。晚上，父亲在电话里听我讲述惊心动魄的救援过程，在自豪之余，不断嘱咐我要注意安全，这样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。

2018年，公安消防部队退出军队序列。宣布完命令后，我默默将肩章摘下，把军装叠好，心中充满了不舍。不久，我收到父亲发来的消息：“你把该做的都做好了，爸心里为你骄傲。虽说脱了军装，但责任没变，希望你往后继续加油、踏实前进。”8年军旅生涯，我想，我已画上圆满的句号。一身戎装，是我难忘的印记，也是父亲的荣耀。

舅舅的味道

■高 强

军娃天地

我当兵离家那年，姐姐的女儿出生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心里总惦记着那个还没见过面的小家伙。然而，我只能从手机屏幕里传来的一条条视频，看着她一天天长大。

第一次真正见到她，是我当兵第二年。那次全家人到驻地来看我，她大概一岁多，还不会说话。姐姐说，这孩子认生，平日里谁抱都要哭。可那天我把她接过来，她却没哭，也没闹，只是仰着小脸，呆呆地一直看着我。那一刻，我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却很暖很甜的滋味——眼前这个小人儿，要是能喊我一声“舅舅”就好了。

后来我考上军校，寒暑假才能回家。平常的日子，姐姐的视频电话，成了我看外甥女唯一的窗口。电话里，姐姐先跟我聊几句家里的事，末了总把镜头一转，对着旁边的小家伙：“来，让舅舅看看你。”于是，我就在那一方小小的屏幕里，看她玩耍，听她念书，一件件“观赏”她的新玩具。她会走路了，会说话了，会背诗了……这些，我都是在屏幕里知道的。

她第一次开口喊我，也是在视频里。那天我在宿舍，同屋的战友瞥见屏幕里的小人儿，问：“这是谁家孩子？”我说：“是我外甥女。”正说着，姐姐在那头哄她：“叫舅舅，快叫舅舅。”她含糊地喊出一声“舅舅”。我一时愣住，竟忘了应声。姐姐笑着对她说：“舅舅没听到，你再喊一声。”于是，又一声奶声奶气的“舅舅”，隔着屏幕传了过来。这一回，我连忙答应了一声，眼眶竟有些发热。

小时候，我的父母工作忙碌，是姐姐教我做饭、洗衣，带着我长大。她上学住宿之后，给我立下的第一条“规矩”，就是每周回家都要检查我的个人卫生。大概是从那时起，我慢慢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学会了给自己定标准、守规矩。后来我当兵入伍，一项项条令条例，时常让我想起姐姐当年给我定下的“规矩”。我今天能成为别人口中那个“有出息”的人，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她的言传身教。所以，看着她的孩子一天天长大，我心里总有个念头：这个“舅舅”，我一定要好好当。

今年暑假，我去看望姐姐，给孩子带了一只兔子玩偶。我知道姐姐从小就教她看童话书，她最喜欢“小兔子医生”，总说自己也是个“小兔子医生”。拿到玩偶，她喜欢得不得了。那天晚上，她忽然对妈妈说：“这个小兔子有舅舅的味道。”姐姐愣了一下，逗她：“舅舅是什么味道呀？”她认真想了想，说：“是说不清的味道。”

夜里，我躺在床上，想着这件事，不由得笑了。那个玩偶，我不过是在手里拿了一下，哪来的什么味道？可孩子的感受就是这样，她体会到的，哪里是玩偶的气味，分明是对我这个舅舅的想念。当兵的人身上，总免不了汗味、尘土味，那都是孩子眼里“舅舅的味道”。她从这份味道里，感受到舅舅对她的爱。

我没能亲眼见到她出生，也错过了她许多成长的细节。可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，在她的印象里，舅舅不只是屏幕里那个模模糊糊的影子，更是一个有气味的、真实的、会想她的人。